

# 末日生存者：生存主义启示录

洪水、地震、流感、化工厂爆炸……天灾人祸频发，生存不再是电影中的幻想情节，而是真实残酷的人生。有些人开始为“末日”做准备：储粮备水、学习生存技能，他们相信自我胜过相信现存体系，他们就是生存主义者——最有可能、最有能力登上诺亚方舟的一群人。



## 灾难频发

你相信 2012 (末日灾难) 吗? 如果答“是”，那么，真的发生了，你会怎么办?

这可能是我们这两年谈论得最多，而且百谈不厌的话题。在各种影视与文学的想象里，不可抗拒的灾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貌，就如同这地球上不断发生的各种危险，不约而同地集体爆发。狂风与洪水，流行病和化学品泄漏，恐怖袭击和边界战争，甚至是剧烈通货膨胀引起的骚乱——如同我们每天在新闻中读到的那样。

不得不承认，新闻报道描绘的世界，其实就环绕在我们身边，我们却无法预知灾难何时发生。最新的恐惧点是那条导致南京大爆炸的丙烯管道，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被挖断过，但其周边的拆迁一直未止，丙烯管道再次被挖穿，于是剧烈的爆炸瞬间吞噬了 13 条生命。

汶川、玉树、海地，地震灾区惨烈的灾情至今历历在目，地震波甚至震动了北京和上海，让都市人见识到自然灾害的巨大威力。肆虐中国南北的洪水，已经使总计 800 多人丧生，而化工原料桶因洪水而漂荡在松花江上，让人们提心吊胆。在干旱、酷热和严寒中，人们议论纷纷——似乎从没有过这么多灾难在地球上集中发生。

在虚构的故事里，都市人用各种戏剧化的方式去应付这一切，譬如电影《荒岛余生》中，飞机失事后幸存的汤姆·汉克斯，在荒岛上像原始人般钻木取火；在热门电脑游戏《求生之路》中，主人公在失陷的都市中要用平底锅这样的武器与感染了病毒的人类作战，甚至，男女主角会在末日的冒险中产生爱情。

但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诗意，尤其在都市人之间。根据记者的群访调查，大约有 60% 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对灾难性危险“没有准备”，只有 10% 的受访者认为“在灾难来临之前应制订撤离计划和路线”，10% 的人准备把灾难来临前最后的时间用来陪伴亲人。

不过总有人会有所觉察，并提前准备。在欧美，在中国，有一群潜伏在市井中的生存主义者，一直在不断地“武装”着自己。

## 一个生存主义者的独白

被采访人：文震

职业：开过电脑学校、电脑公司，当过记者，现为无业良民

生存理念：生存的关键，是意识。

别人见我整天研究怎么在天灾人祸下保住性命，说我是神经病。我平常只知道琢磨在钥匙链上挂呼救高频哨，买衣服都要考虑能否保我冲出火灾现场，在新闻上看到灾难报道，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才能生存下来。

我们这种总想着如何在各种恶劣情况下

靠自己活下来，口袋里永远鼓鼓囊囊地塞着小刀、指南针、蜡烛、火石这些莫名其妙东西的人，被外国人叫做“生存主义者”。

不过，我意识到，生存靠的不是装备，是脑子！我要有一脑子生存意识，而不光是一堆装备。

现在，当我拿起本以为烂熟于心的《生存手册》与《自救书》时，我已不再被上面的贝塔灯与狗腿刀所诱惑；看发现频道时，也不再羡慕全碳素钢的手杖或红外夜视镜，倒是其中如何用杉树枝搭起个窝棚，亚马孙流域的原始部

落如何在水中用木棍做出迷宫来捕鱼，雪域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怎么用马尾做成雪镜防止雪盲更吸引我。到后来，我看起了生物、化学、物理这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书。今年去玉树救灾，下撤到玛多时，吃过烤肉后我很自然地将两手油抹在脸上的举动，让藏族朋友对我这个戴着棒球帽的矮个“城里人”另眼相看。

威胁生存的各种灾难随时会发生，但大部分人只会临时抱佛脚。平时要多掌握一些求生技巧，要真有什么大事儿，谁也靠不住谁，只能靠自己。

## 做一个平凡的活人

被采访人：Rock Li

职业：旅游网站主编

生存理念：越不起眼，生存机会越大。

Rock Li 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看上去有点瘦弱，帽衫、围巾、牛仔褲、运动鞋，还总背个双肩包，就是一个路人甲。

毫不起眼，正是他的生存之道。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在大灾难中，很可能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谁都知道你家囤了粮，不抢你抢谁？正因为这样，Rock Li 用最普通、最不会引发大家关注的方式和器材作为他的生存储备。

那件帽衫的款式，满大街都看得见，但不同的是他这件是用高密度的纯棉材料制作的，在雨里溜达这个把小时不透水，而浸过水后，套着它冲过几米的火幕没问题，连体帽子的设计除了保温防风外，拉起来戴在头上，可

以最大限度防止烟尘沾染身体，还能掩饰相貌特征。衣服前面那个握手口袋，放着两块高纯度的黑巧克力与一盒葡萄干，还有净水吸管、折刀、绳子和折叠成烟盒大小的救生毯。在需要的时候，这个口袋完全就是个百宝囊。脖子上那条同样用纯棉材料制作的围巾，展开面积超过一平方米，突发情况下，它可以是口罩、绷带、绳索、引火物、包袱皮或者能创造出的任何东西。至于那个他整天背着的双肩包，不光在表面喷过了永久防水喷剂，所有的拉锁也都换成了水密拉锁。包里最外层的附袋里，装的是一件叠得只有 32 开纸大小，却可以在瞬间化身成担架、帐篷、苫布的多功能雨衣。至于包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就只有 Rock Li 自己才知道了。

Rock Li 的家里也不会像很多生存主义

者一样搞得像战备仓库，一居室的房子里没有多余的家具，一辆行李车上绑着一只用雨布包着的箱子，上面积了一层灰，仿佛主人旅行回来后就忘记打开它。行李车旁还有辆山地自行车。

这便是 Rock Li 的重大灾难应对方案了：无论是拉着行李车，还是骑上山地车出现在灾变的都市里，如此平民化的工具，都不会引起多少注意，当然也就不会有人想到那只落满了灰的箱子里面装了足以支持一个人生存的物资储备。

这便是 Rock Li 的追求，做一个平凡人，不出风头，不逞强，不买最贵的工具。当那一天来临，化工厂爆炸、洪水、地震……他会默默地争取每一线活下去的机会，继续做一个平凡的活人。

## “全副武装”上下班

被采访人：顾 Sir

职业：警察

生存理念：每时每刻都要做好准备。

卸下催泪瓦斯、警棍、步话机、警用手电等十来斤装备，换上便装的顾 Sir 从沪杭高速公路隘口下班。

地铁站台上，这个气宇轩昂的小伙子西装笔挺、挎一个黑色皮包淹没在赶早班车的白领之中。看着那些把自己挤变形了才能进车厢的乘客，他显得有些置身事外，最终在队末站定，等待 4 分钟后的下一班地铁。

这从容不迫的淡定和执行警务时的高度紧张判若两人，但此时，顾 Sir 身上的分量其实并不轻，黑皮包里装了多功能折刀、十二级调光电筒、全套应急救护包等，足有十几斤重。他每天就这样“全副武装”地上下班。

“同事不理解，也看不懂，我每天脱下警服还要带着这些‘累赘’。”顾 Sir 有些无奈，“像地铁这样人群密度极高的密闭空间，真有什么意外，我就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电‘攻击头’砸开一个逃生的口子。”

年前，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经历让他感触颇深。奉命维持现场的民警，对生命垂危的伤者无从着手，只能坐待救护车赶来。“各司其职是上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救助伤者，哪怕是一些基本的应急措施也不会”。

顾 Sir 个人工具包里的夹层，放了一些单兵口粮，这种保质期长达三年的压缩食品，在他家里也囤了不少，此外还有各种常备药品，如人丹、保心丸等。他还带了一种“高效止血纱布”。这种混合了高岭土的柔顺布料在美国

军方得到广泛运用，甚至被美国《军事时报》评为“2008 年度十大顶尖陆军装备”。“它比国内目前使用的敷料+绷带的‘挤压式’止血法要好很多。要知道，在遭遇地震等急救中，第一就是要防止失血过多。”顾 Sir 介绍。

身为警察，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是本职，但生存主义者向来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自我”为目标。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落差，顾 Sir 认为“保全自己很重要，只要不以牺牲别人为底线”。

顾 Sir 在工作之余，参加了“上海音速青年”志愿者救援组织，演练各种灾难情况下的自救和他救技能。香港警队的训练体系让他很羡慕，“无论巡警、水警还是机场警察，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警察机动部队 (PTU) 的防暴、体能强化、直升机索降等课目的训练”。

(据《南都周刊》)